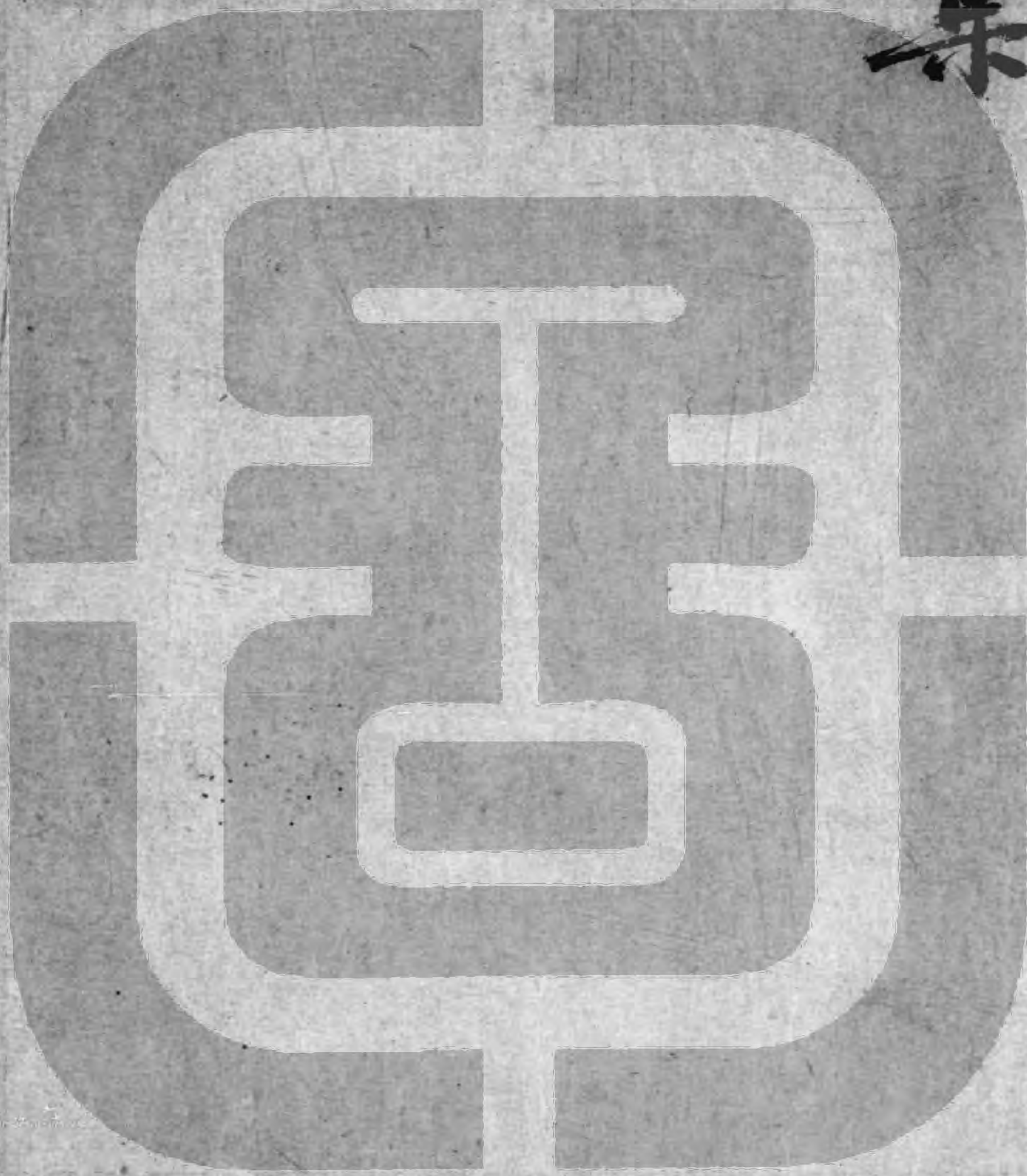


第五册

東坡集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十首

上韓丞相論火傷手實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一首

答舒煥書一首

答黃魯直書一首

答宋寺丞書一首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與章子厚書一首

答李端叔書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事實書一首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推魯過客
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
入境見民以蒿艾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
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
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米為民除草民
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
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過其所落彌

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
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
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踈遠小臣嘗願
不足以薦銖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問 朝廷乎若
必不信方且重獲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
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
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
乃用一切之法成於蒜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
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
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許耳昔之爲天下

者惡告許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盜
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許之門而
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未
有非凶姦無良者異特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
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
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
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义利病軾所不敢言也 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
爲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
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

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
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
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執以為如是足矣但
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
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下也此五等
舊役至密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
文分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
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
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
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
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

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
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
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
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
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
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
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老亦意之而
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賞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其小
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

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泔泮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執在錢塘每執筆斷犯監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監獄中無監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監法置市易監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監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監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監務者度能盡買此乎為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監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

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執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一首

載再拜載備食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荐餓推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載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歛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

哉大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閒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弃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

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聞耳軾愚忝無狀孤危

之跡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一首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監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

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思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
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管
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
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
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
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
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
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
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

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
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
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
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
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
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
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
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
則以四錢出之監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
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

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某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茹口并日而況鹽乎故法重而官監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

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賄賞修築教度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畏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

衣被天下蠶不可無監而議者輒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

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荅舒煥書一首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文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速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

及者醉中率爾和荅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被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荅黃魯直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

闊踈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荅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實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荅宋寺丞書一首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以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

狀所能騁騁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刻進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輒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造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嘗有以告
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
意惟深察之

黃州上文潞公書一首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魯孫之遇
絕口不言而金騰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
爛然使破甑激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顧平生所有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
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
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
之閒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
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訖去婦

女志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二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

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
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
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
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
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
土稍可安耽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
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
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
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
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
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
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
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
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
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
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

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
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
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
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
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
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
一二

與章子厚書一首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遽中裁謝不審得
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爲福軾蒙恩如昨願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頻通姓名今
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
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
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
無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
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
乞赦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
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

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
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
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
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
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赦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
而軾就速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
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以矣蒙恩授
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

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
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
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
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
驚勇如隸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
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
禍庶幾少變其俗今隸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
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
校領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
於隸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隸於

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
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
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
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
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肅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
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
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
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日程隸

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爲國自重

荅李端叔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徃徃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矚聽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夜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頽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特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共魯直秦太虛輩語實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

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說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齋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

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
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
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劔相推與甚非
所望本有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
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
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
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
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
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
盡寒苦恹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東坡集卷第二十九

文集卷第三十

書九首

荅秦太虛書一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適居

無事頗窺其一二已措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
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旬非廢故安得執此
太虛他日一爲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
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
爲之寢食之外不怡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
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
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
絕疊疊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
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寤爲君謀宜多著
書如所示論安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
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
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筆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載
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切復衮衮多言
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
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
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義挑取一塊即藏去
義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

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窮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醱釀枳橘枳柿極多大羊裘尺餘不減蜀中外懸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臭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親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

至以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賦再拜

答李琮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感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遺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
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
軼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安至後杜
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 非
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
當須一赴 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
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
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
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常
與軼言瀘州事所以致庸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

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
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
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軼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
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集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
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
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
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
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一村諸夷世
與乞弟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
韓存實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互反貌畏而心

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也殺害兵官王宣等十
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七夷族帳不少
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
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
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
翔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
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
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
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
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

外不能過也今雖已城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
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
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
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
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
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
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
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
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
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

爲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圍晏州六

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包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奪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柰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

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
以降如其未也則乞弟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漢兵
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
十州五圍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斃
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
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
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
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
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爲爾小醜二
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僥倖准

南王安有言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蝥蟊也克之
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
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
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
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
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
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
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闕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
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
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
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
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
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
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
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
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

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
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
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
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
人見遂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
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執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
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謔病也知荆公
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珥可何哉固覺經
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
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

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
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
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
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
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
承閭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
居熱甚幸然不謹執煩首再拜

答陳師仲書一首

執煩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
見及見頽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

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
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
以相照已而執又負罪遠竄寃笑問益不復相聞
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
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
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
所惠詩文不數篇輒附掌六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
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
皆歸合於大道執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
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

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
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
能窮久爲之益力其詩曰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
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
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
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
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
戲之性命自予有美則食之何與此事今復以此戲
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
題數字繼諸公之末凡爲編述起然黃樓二集爲賜

亦事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
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常爲剛夫
其不令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
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
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
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
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嘗復繼游如軾在彼
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
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
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

戰頓首再拜

卷中仲舉書一首

軾啓奉列忽十餘年愚替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遂杜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與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龍辱忘得喪者是天相予也僕晚以無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咎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耽適耳目之好而生事不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仰讀戰國策見處士

類蠟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蠟者可謂

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

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

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樂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

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閤塞不能通其妙獨特取其

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晨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

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

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

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

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
君所得於佛書者米何一邱爲出生死起三乘遂作佛
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老本期於靜而達靜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
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
安穩無病羸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
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
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完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
而已

與朱鄂州書一首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
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
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
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
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
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日背而以手按之水
盆中呶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達殺兩
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恐母子皆
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如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述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小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漸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慮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况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况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

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于皆不
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
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
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
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
年民多弃子因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
身以收養弃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
母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
耳時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有重不
宣軾再拜

答李昭玘書一首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
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
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
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
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
未敢相問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
拜詞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
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
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爲人之一一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
軾蒙庇祖遺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
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蘇軾秦觀大虛張耒文潛之流皆喪未之知而軾獨
先知之今定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
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若挾其有餘之資而驚
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
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
飲水此最勇法會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
粗聞道者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張侂焉

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見教想時
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土子敏雖失
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
有土陵毋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
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
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
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軾再拜

答李廌書一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列後迹中得二書皆未果答
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
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
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從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踐尾益
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以入石以為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無歐陽公之文可也

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
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
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
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
超然竒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
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
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

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從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
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
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
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一首

頃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又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
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
文編三復感歎甚切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知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
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
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童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憂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觀縷下其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在
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以者

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並間唯名
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
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
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
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
然稱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
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
軾事辱見賦之重不敢下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
否

東坡集卷第三十

東坡集卷第三十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

文慧大師應符居以都王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
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
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
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特
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
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本生於山水流於淵山
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

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
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
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
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
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
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
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
几而觀之其亦有待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
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
之

喜雨亭記一首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
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
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
之明年始治官舍而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
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
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肯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
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一首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
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
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知官府如廟觀如
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
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居館吏而問焉吏
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
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月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
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甍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
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

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
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
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
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
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
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焉此官哉然而
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晚晚者而安植
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
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
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
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
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
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
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是足書也

凌虛臺記一首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
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迹
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
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

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

林踐荆棘虺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
肉餉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弃絕骨肉衣麻布食中
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
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
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
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弃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耜官
又召而後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剗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
搆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爲不可知設戒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泥
濘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
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入
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問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

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
類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
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
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
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
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
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
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
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

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
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
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故
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
賊者也而况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
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
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
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
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
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

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
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
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
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
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
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
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
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
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記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丘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括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心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嶮確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一首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疵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變拳瘠感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一首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迢迢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彌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市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同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

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

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一首

丑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弃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

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
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以閑者蓄極而通
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其於醫則願以
余之所言者爲鑒

錢塘六井記一首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年鹵化
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
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
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
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
賴之始長源六井其竇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
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
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

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
小方井皆爲窪溝湖底無所用聞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
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庠而井高水行地中
率常不應公曰噫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
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
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
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
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
之少而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
使漕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
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
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荷鑄以
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
井皆竭民至以鬻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
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
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早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

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
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
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
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
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偉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

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
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
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
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
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
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
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
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
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
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實在

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
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
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
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
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
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
夫

大悲閣記一首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秣稻以為酒麩蘖以作之
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

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
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
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
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弃
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
所嘔弃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
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
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
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

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
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
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
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
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
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
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
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
大以欺佛者也杭州監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
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
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
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銜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
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
告東南之士矣蓋謹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
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
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瑋麗者也餽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詞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詞福夫求旤而詞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繫其庭宇伐安立高密之木以脩

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
捐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逝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雩泉記一首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蝶樓觀翳翳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昔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

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不在彼也補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為片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言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病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課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為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意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滂溢定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顯神神尸其

賦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深其
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一首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室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執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曠焉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志者
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不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
將歸老於家而天不共挽而留之莫釋也嘗是時其
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
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
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
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
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
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
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

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
天之所共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
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
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
一醉也齊得喪忘斷福禍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
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
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
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
不知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耻心焉臧武
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文
勃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
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
子忠亮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亮以告
軾以為義不得詞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一首

始吾居邨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效不已繫然負蠱者也又求於醫曰醫以為熱投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瞢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辜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爲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
效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
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
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竭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
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書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
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曰吾爲膠西
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
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知公者治新寢
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
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
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
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
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
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知之所見各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
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扎聘於上國
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
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
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
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
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

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
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
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
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
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
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探利其
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
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夫嘗少慎將以
求者必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應得

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
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
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未
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
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寶繪堂記一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
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爲病
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
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樂
老子曰五色令人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穉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
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
忌和玄之走荆三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
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
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

吾之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
謬乎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
之而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
之感耳豈不依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
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尉馬都尉王君晉卿雖
在咸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畫作寶繪堂於私
樓去膏梁尋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
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
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
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

吾州之俗有述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
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
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
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
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
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義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
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惟以甲乙昔有定品謂之江
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
如古君臣然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

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截律令往往通念而不
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
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
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
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
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
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
升鼓決漏取罰金與犢雞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
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
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
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
滿將代不恐其去相率而留之下不奪其請既留
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
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
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
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

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
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巨衣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一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
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指以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
近古之俗猶能累世而不遷也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
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
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
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
侯之遺愛尚未勉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歎以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善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焉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月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

擁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一首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對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問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雖推而盱眙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中御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夫其讓
王說鈔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醜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
味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几分章名篇皆
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其半靡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之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
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
之曰予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
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

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
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
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鶴
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
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
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所然而笑曰有是
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
翼燒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呀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一首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
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
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服思也未發而
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
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莫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頌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栢山記一首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栢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魍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焉石

樽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亦
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焉冷風矣而況於樽乎況於從
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醜而無知也余雖鼓琴
而歌可也使醜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
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
然而歎乃歌曰相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
石不磨兮相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
逝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
適王適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亮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一首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陔曰蒼莽行者勦
厥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
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
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
荷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一有京洛之態葦
堂厦塗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未諳
可以飽鄰里魚鼈笱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
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與耶門見
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
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

此園作蘭草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下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下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壁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其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

廷版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曰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一首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

至于劔技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執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下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天子之託於畫竹也而予以為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泓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頭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

日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口蘇
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
以所畫貧管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
之勢貧管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貧
管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介斧何曾放
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涓濱子畝在甯中與可是
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
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
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齋卷而哭失聲昔曹
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子亦載與可疇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石鍾山記一首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宸奎閣碑一首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万山子傳一首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象伯字幼安眉之眉山入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弃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謏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鬚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

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
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屏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歛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
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人郁然無一莖
白者此豈捷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
者其子爲廢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
以母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
其相與益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
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

其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善畫等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
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

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
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
魂魄退伏思念未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學意動
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

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
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
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
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
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
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脩然
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
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
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是不辱知止不
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

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詞寺立於偽唐保
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齊閣連皆
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
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
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負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高聳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沉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抱止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鍾之德與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控控焉余因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益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幾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兩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大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大豁包含宏大陵轍相朝嘔豪傑籠罩靡前踰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傳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大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洲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

疆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
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
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
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
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
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
朝名吾院曰萬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
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
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

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
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知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
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
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
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
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
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牛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
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

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
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
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
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
錢氏之意臣林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
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麓相望大貝南金三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壽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壻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感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至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

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建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詞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籍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難以出世法度人而

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道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子。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傑坊。始為長沙縣，浮屠去，海印闕，帥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實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零都老吏，曾贖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有得其重罪，腴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映以家財，助之。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劔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力用矣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吉州民趙鼎上
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
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爲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其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寧
寧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戰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刺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死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某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肯其踈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於鄉然奈

行去父母乎至今張文畫像相馬代選劫攻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賓州州跨沐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泇沐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德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使籍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延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竭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常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

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
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
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
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
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
萬石謂之折役米米昂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
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
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
誅而遷其餘不及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
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

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
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
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
關拆司梁州熒盜凡十八并歲久澹竭而有司責
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
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
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
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
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
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六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

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闕
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
兵押之曰以是付萊縣聽吾命既至今日汝已自首
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
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後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
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
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
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
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
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會粟支十

二年主者以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
可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使
之于關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
驕甚留月餘壞博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
戶善聞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
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
虜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
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
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
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

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
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志去不已坐是分司
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任至太常少卿贈工
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
州推官向今為大理寺丞恪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
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
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
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
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盜民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

士為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
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
平使與諸子游學孝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
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恪公於軾之先君子為
文人行而軾嘗於鳳翔實授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
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禍
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
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
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
景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

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而目嚴冷語言確訥好
而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
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
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名黃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
之俠皆宗之補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時乃遷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俗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之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醉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年
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矣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莊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社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祝文三十五首

禱雨蟠溪文一首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謝雪文一首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祭英烈王文一首

杭州祝文八首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
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
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勅厥心驕淫矜夸以
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
以訖我黍稷禾苾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
矜其忍翦棄其命罔子遺今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
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

不獲乃曰維焚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
茲用即于齋宮為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
哀之俾克有夏亦克勤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
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飢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斥於
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飢民於
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
雪而春不雨烟塵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麥已過期獲
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群

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願
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
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詞小民無知大命近
止頭下雷霆之詔分勅山川之神朝降寸雲莫洽千
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祝文二十四首

禱雨端溪文一首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穰者已秀待雨而實
三日不雨則穰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
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

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穡者不實
莠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
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
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咎吏民無
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
乃用太稷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
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
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
令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既以雨望公

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嘗圖之尚享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潤
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餅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
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
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
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
安坐而熟視也 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
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
凡皆以為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 聖天

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尚享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弥四方

為大雨罔不周旣破驕陽於曷盛起二麥於垂枯
九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克
使其音公而令侯是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
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
其有功實未為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
特賜指揮

林氏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
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
惟新爵號往擢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

探符訪藥謂為公恭寔為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
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飽溢皇無禱求袞衣煌
煌赤烏繡裳捨舊即新以佑我民尚享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祈雨龍祠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
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嗇召呼風霆來會我
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享

祈雨吳山

杭之為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

為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為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
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為愧神以不倦為德願終
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風伯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直箕之次陰淫
為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澇神能暎之發軔西北弭節
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慙尚享

祈晴雨師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
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

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弥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群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昇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尚享

祈晴吳山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為塗卧穉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為楚英沒為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及雨為暘何足告勞有絜斯醴匪神孰號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

噫嗟艱歲胡閔斯雨念我東南舖饑中土迎秋餞伏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方畢助漕溝絕流庭實未旅下書哀痛超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縷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謁神或可籲尚享

禱雨社稷四首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蒼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享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
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
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尚享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麥
如喝得涼如行千里弛檐得漿今神何心茲此雨雪
敢求其他尚憫此麥尚享稷神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殫身為民尚莫顧惜則今在天
與天同功乃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
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享后稷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靈亦如天子以斯
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
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
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
罹其災民其罔有子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
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
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
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
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
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

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
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
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尚享

我我茲山望我東國為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
應不旋轍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
陶匠並作新其楹楹豈以為報民苟不作歲云徂矣
麩麥未殖嗣歲之憂既謝且謁惠然雨我以來休烈
尚享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日
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

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糜黑黍
不滿困麓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
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猶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
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祗載敢詞屢瀆
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享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
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膏一雨不及膚寸吏寔
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
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
可不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詞尚享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
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
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為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
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
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 吾君者
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
救其災沴不為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
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
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辱
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
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脩其實
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
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享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
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為卜廣宅陶穴寬溫
相從歸安各反其真尚享

謝雪文一首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為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
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譴又滿其欲

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拆薙麥牲酒匪報
維以告絜神食無愧吏則慙慄尚享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
禱于群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主皇不知所獲
罪敢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
幣報神之賜若格絕天澤弃民乏祀帝臨視神其
不然尚享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

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
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某神軼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
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廟惟神保佑斯民俾風雨時
若疫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蒞政之始
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
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誤蒙選擇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
出使浙右蒞事之始祇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
尚饗

祭英烈王文一首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為孝徇吳為忠忠孝之至
實與天通開塞陰陽幹旋濤江保郭斯民以食此邦
嗟我蠢愚所向竒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禱
海若伏降完我岸闡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豈
敬陳頌詩侑此一鍾

杭州祝文八首

祈雨祝文

杭州之為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憂
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
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
忘其報尚饗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
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荅殊私願推無倦
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尚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疑陰傷春閔惟衆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
役兵墮指行旅摧輶老弱號呼吏耽慙於無術陰陽
舒卷神何惜而不為願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奉事
永歲益虔尚饗

謝雨祝文

軾以憂寄出守此邦歲之不登實任其咎政雖無術
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雨不暴物晴不失特
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陳菲薦少荅神休尚饗

祈晴祝文 吳山廟

秋穀未登既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建此秋暘
載獲載春陰雨害之穉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
曷敕雨官遏止其淫既暎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
援我溝壑英文烈武雨霽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賞罰在朝吏申明
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
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
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尚享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芟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患六池化為皆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屬罔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滯爾弁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尊以破堅菰葦解折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為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為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享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堙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成出幽贊大堤雲橫老葑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乘哲所繕神卒相之罔啖民頌肴酒之報我愧不腆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東坡集卷三十四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二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祭柳子玉文一首

祭單君貺文一首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祭任鈗轄文一首

祭歐陽仲純文一首

祭王君錫丈人文一首

祭文與可文一首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祭張子野文一首

祭陳令舉文一首

祭任師中文一首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祭徐君猷文一首

祭陳君式文一首

祭蔡景繁文一首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祭石幼安文一首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祭王宜甫文一首

祭范蜀公文一首

祭黃幾道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
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忍小有所

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
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若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
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無所稽疑而君子亦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
位而去也莫不異其復用至其請去也莫不惆悵
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去也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實道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 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

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
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蕭曹魏邨二帝
山陵天下悻恚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
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
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身公且死征遼是卹嗚
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邑我有黎民誰與
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
云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于東京
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
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
昆家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涕泣寔哀斯人
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
饗

祭柳子玉文一首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
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
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
驟執云坎軻白髮垂頰才高絕俗性疎來詬謫居窮山
遂侶猩狁夜衾不絮朝醜絕齟齬慨然懷歸投奔纓綬潛
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艷凡世所欲有避

無就謂當乘除併昇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
塘惠然我觀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游南屏莫宿靈鷲
雪窓飢坐清闕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髮
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
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支惟媿子有令子將太子
後頽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雷歌此奠詩
一樽往侑尚享

祭單君賦文一首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于家外
敏于官民謂父兄吏莫容效信于朋友人得其驩博學

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
然君獨何辜所向竒偏志不一遂悵莫歸然念我孤甥
生逢百艱既嬪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
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從何延厄窮何陋官達
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
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
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鷄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
徂華州見君逆旅滏兩彌旬道淳沒車他人為泣君樂有

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
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雖騫而翔駒亦千里惟
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
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孰
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贈千牛
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
歸無恨尚饗

祭任鈐轄文一首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扞城更嘗世故練
達物情佐我治軍既嚴且平處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
橫流郭堞圯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敢
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
死知其清酌觴告訣與涕俱零尚享

祭歐陽仲純父文一首

仲純父之靈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
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
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
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
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
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

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
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
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
國門之東携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
我以保身遠甌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
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
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
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第長老
相慈詢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頽然四人厥德罔二軼始
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閔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壘
篚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閣生死歛不拊棺
葬不親襚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醜准
此哀誠一念千里尚享

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
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
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
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膺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

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
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
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
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
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
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蒲茵蓆之濡
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
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
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

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書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
須蒼然君之未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
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
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三其忽焉
斂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
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以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我
哀尚享

祭張子野文一首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中
張文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敬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
余子野歸及強銑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
愷悌厖然老成又敏且執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
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
勸歌自得酒輒誚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
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
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頃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
屨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酌觴再拜淚溢兩眦尚享

祭陳令舉文一首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
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
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
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
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
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
所付焉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
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
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
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弃必有驚世而

絕類者矣予與今舉別二年而今舉沒既沒三年而予
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一首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健為玉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
潘丙古耕道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瀘州太守
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珎詩之老成易
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無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
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
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為之
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尚

饗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維元豐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責授
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
中含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飭修閭里之師不剛
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
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萬生我兄和擾而毅
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
鹹異嗜丹素相些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
不僭富貴壽考捨兄界誰去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

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
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
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
一樽兄實臨我尚醕勿辭嗚呼哀哉尚享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
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
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
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灌薰藝學之多蔚
如秋實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

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
芬昔執我委今熟其饋噉滴歌呼得淳而醜天力自然
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
仰三州眷戀桑扈仁施草木信及麤粟昂然來歸獨立
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君君沒談
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苴之芹
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
安于墳嗚呼哀哉尚享

祭徐君猷文一首

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

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猶
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
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蠢愚自貽放逐妻孥之
所竊笑親交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
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
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
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君式文一首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荷與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
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

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為貧從政于黃魯吏
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損
疎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不自愛恐子垢紛
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
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荷歟
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
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享

祭蔡景繁文一首

嗚呼哀哉子之為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
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悃欵傾盡疑然不倚視退

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
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
工於造語耻就餘餒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
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于黃泉所遠擯惟子
之故不我藉驛孰云此來乃拊其襯萬生擾擾寄此一
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頽然
穎發齟齬天哀子窮以是覬贖我困于旅愧莫子艱歌
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壁立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持不同而

昔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其敏且勤
幽荒倚撫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
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
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
伯和父解發疑竅今其凶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
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
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初歸從文忠與仲純父
孰曰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一首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

下迸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祭然矧如
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
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顙携手同歸
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
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
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邊嗚呼哀
哉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
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夫

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
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
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
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
勝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
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
師老民疲和我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
如農夫既闢既蓄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
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淚畫像于
家飲食必祠矧我眾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

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尚
身

祭王宜甫文一首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
蘇軾謹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
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
而位莫克非不能克知有天命直已而行不克何病三
公之子所乏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
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
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德

往謂趙人子孫其昌蔭其墓撰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一首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哇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
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
尊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畀之以
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
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寃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
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
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
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間里忠義則然先君也終公時

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計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
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蒸蒸人無間言如
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鶴雲騰入為
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汗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
絙茲民情吏實畏靡懼帝亦知之因事並稱謀之左右
有問莫應君聞不悅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為人所鷹鳥抱
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踈繒妻子脫粟玉食
交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初仍有斐若

子博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
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守我均股肱別我而東衣
袂僅勝一卧永已吾將安憑壽夫在天雖聖莫增君趙
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
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目賢我是用
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
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
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元邪吾孫徵福

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頽病不能見卒以訃
聞自歛及葬覬奠莫親匪愧于今有醜昔人寓詞千里
南此一樽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東坡集第三十六

行狀一首

司馬溫公行狀一首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
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以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
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至之裔孫
征象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五交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表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

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
事 真宗 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
知鳳翔河中同抗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
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
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
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
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
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
郎以天章公在抗詞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
親許之未上丁大夫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

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
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游見
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中官變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繫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
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
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
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
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
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趙

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
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
西者虜乃得稍盤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頭公
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募兵三千廂兵五
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
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
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
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
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戢
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關

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
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
賢之跋太常博士祠部貧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
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
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
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文貧外郎判
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詞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
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
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
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為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

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

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

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告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皆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

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
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
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
公與御史衷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
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擢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
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
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
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
上疏而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

何慮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以倉猝之際投立
其功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
至有辨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
感悟曰遂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
等比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 英宗判宗正寺固
詞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
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人皇子詞不特之富至三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
之所不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詞避使者不當徒反
凡居皇子內臣皆乞青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太子宜必
入 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
疏言 太宗時姚坦為亮王明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
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
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
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且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
公主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 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
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

入居禁中而瑋母揚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
追念 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
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
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詞至八九改授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
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
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倏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
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謹而逐御史中丞
輦官恃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茲澤加於舊

軍人豈三司使而法言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
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息者多矣皆陵遲
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
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
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
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
同素盞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

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天聖崩仁宗崩英宗以
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
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
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
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
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之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
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
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冰之願以爲戒時公薨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
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詞則宜許
待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
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表不藏於家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
后有所取用有司奏獲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
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防矯爲曹伯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伯無功
而得使相陛下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

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
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
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
反覆華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
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
慶曆間藉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
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
知其坐食無用沃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
彊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

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
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
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
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
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
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
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
成珪即救吏以公手書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訖訖御
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
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
使致祭而延州拍使高宣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王使
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宣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
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
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
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
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
戎之禍生於高宣此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比二

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
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
故徐以文檄徃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
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
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責舉神宗即位
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詞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
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
學何詞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
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
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張公受告拜而

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
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
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
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
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
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
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
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

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
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
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
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 祖宗大意
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
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
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
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徙陝西
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鄴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
意已而渙等進擢拜臣等黜擢歸中正諂歸陛下是去

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
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安
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郎直省官郭昭選
等四人爲閣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
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
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 英宗
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詞
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
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
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
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
命陛下獨不見戾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
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
侍讀學士燈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
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
議隼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
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

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
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
當荅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
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
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
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
受此名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荅詞
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
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

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且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詞賜安石曰常袞詞賜饑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詞位不當詞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詞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

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並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変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堂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亦不復詞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

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

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異深

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

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

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

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

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

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曰馬相公而

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

曰參不変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

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

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

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

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

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変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

法有一年而変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

変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変者刑罰世輕世

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

先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

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
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
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
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
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太壞而更造非得
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
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
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
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
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

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
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事賜坐戶外將出
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
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竦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
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
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
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
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
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會作
法於會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

斛十餘萬東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
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
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
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
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
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
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
公曰東南錢荒而未復矣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
取其所無農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公

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常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
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
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
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
詞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可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
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
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
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

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週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眞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戍戍邊選諸軍號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以戍

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駭然公上疏極言方內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皆嘗造後無用廢棄之宣撫司令臣皆不敢從若之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

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
詳盡感槩親書緘封置於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
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
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
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幸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
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
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
以言爲諱問閤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數於上而
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

口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
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右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
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
以僥倖帝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
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
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
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
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
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
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

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規首止御前工作
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教中外無敢苛刻暴斂
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
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
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關入見使者勞問
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詞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詞位耶公不敢
復詞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
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
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

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欽然意法必更雖
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
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
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
及 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
言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無百世不可變
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
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

者棄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
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官宦公求賂遺置
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
官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
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 太皇太后以
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
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
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 人主
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 義勇法歲一
閱保馬不復置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廩 市易法所儲

物皆蠲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 京東鑄鐵錢
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
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
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
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
釋然曰此 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
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
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
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親
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
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
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
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
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
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
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
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

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
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扇輿三日
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
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
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糴及
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
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
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
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

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一聖皆臨其喪
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
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
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
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
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
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
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
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
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

書其談語
不信不事

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

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此聖明言聽
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之具客見其體
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
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
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
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
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
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

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
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元經
八卷太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
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
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
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忠心歷代史繁
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爲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兵書置局祕
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
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

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
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 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
荀悅親爲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類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立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栢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
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

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
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
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
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
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東坡集卷第三十六

東坡集卷第三十七

神道碑一首

富鄭公神道碑一首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咸滋蓋自秦漢以來未
有若比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
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悉寇攻定武圍高陽
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
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

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捷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屢以兵遂殺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一廢唐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至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其賢者時虜情不可測

詳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呂公公即入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瞿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至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塔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塞入
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水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
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後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
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旣故北朝諸
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驕曰何謂
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未帝昏亂神人
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
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
其旣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蓄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
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
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
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
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
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
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
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
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

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
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
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
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
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
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
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
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

於此可見之果不同乃就還都以脯入見宿學士院
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
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笑何
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
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
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
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
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
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
感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

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
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
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
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
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
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
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齊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
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
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大

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沈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
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即以文妻之 仁宗復制
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
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
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
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
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
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
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
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

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
猶不當用而以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
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
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
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
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
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
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
士斌延帥范雄鈐轄盧守勳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
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雄守勳歸罪於通判計

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
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
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勳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
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尙不可遂公言
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勳男昭序為御藥公
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
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
者公言比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
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
邵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

所為天下笑而守忠鉉轄乃與唐中書監軍無異將吏
必恐懼盧守勳黃德和愛軍之轍可後蹈乎詔罷守忠
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昫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
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昫乳臭兒必敗事守
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
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
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變
以上書者甚衆勿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
選二人置尚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
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人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

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
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
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
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
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
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為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
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石上
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
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

相兼樞密使除監鐵判官遷太常丞大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告此無爲定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有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

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曼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

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潘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皆太平於暮川之間數以手詔
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公等坐且給筆
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 人史往督之且命仲淹
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 餘條
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上僥倖
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
吏治 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
公言之 元昊而我 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

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
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
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
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
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
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
河東峻脊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
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
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
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

州以備之采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兀昊使之故爲是役
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
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
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
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
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
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譖者不已罷安撫使歲
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
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

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
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
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
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
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
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
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
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
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

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
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
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
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從等得劍印于妖師
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晉楊俊詣公告之齊
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
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
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
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
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拜

高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監軍安撫使至
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大
學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曉知
之殿跡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占之求相者或
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
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
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穰穰為
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
法行故事而所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奉燕故事執政遇喪皆
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
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
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
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
故開此比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

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
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
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乃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有與至殿門上特為御內
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
日吳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
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
一區許詞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公問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致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漢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入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虞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此盛德事正當以柔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效佞近忠皇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又直苟非意在愛君意存

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

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
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
武軍節度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
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
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
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
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主書臣之子同老上言
至和三年 仁宗弗務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
公同決大等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胡日有彗故緩

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
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
言下部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閣門祇候六年
閏六月丙申堯干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
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計震悼為輟視
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
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
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
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
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

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宰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
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次事郎直
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
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
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圻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
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責君子小
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董
猶雜處終必為莫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
几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
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
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弱干戈
萬戰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拜毒於善良無所不
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
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道集三卷制
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
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其衆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妻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
維陳羹主鼎張昱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
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
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莫

碑未立願有以寵綬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志尚德之
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
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
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
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焉則身危名重
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
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未
割地土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詞
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退避不

敢居而向之詞免者自取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議
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
疾公如仇搆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 仁宗徐而察之
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又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
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
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採之惟 神宗日月
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造
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取復
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

曰五代八姓十有二丑四十四年如絲之勢以人為嬉
以殺為保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界
爾鎧推往銷其鋒此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
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教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割則
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
帝聞其言折其萌莽筍生萊公尺筆啓之既服既馴則
授綬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
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宮
驚在旗鶴鴈降充其庭去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
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河境萬維生公手撫塵水

潦存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
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
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
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松高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宗故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國南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陸百戶贈太子少師謚清獻趙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

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騎都尉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臣蘇軾奉 敕撰并書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七千一百戶食實封壹萬

壹千肆百戶文 房博 篆額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神道碑一首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玘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太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土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

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
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
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
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宴而天
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幾完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
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朴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
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
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
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
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儋遂為西安人考諱

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
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
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
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
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
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
法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
之掾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
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
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

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
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
聘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稟
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
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
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
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

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

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

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

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

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

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

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

鄉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

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乃約不當以

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神故闕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入賢士紛紛引去愛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兌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為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

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惠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官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言

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今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問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未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坐者八百餘人公被言督其事奏言河朔頗歲豐熟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蒸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祭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入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類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鄉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取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危純仁且大防趙瞻趙鼎馬

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詞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

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

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皆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昇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真獄問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遙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執系婢引弓將

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
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
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
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
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饑
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
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地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
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
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
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

矣退居于嶺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
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以通判温州從公游天
台鴈蕩吳越間築之岷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岷
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岷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
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
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天子輟視朝一日
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
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
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岷也今為

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平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元振振旣沒思報其德特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宥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誓辰起如平時時以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辭時趙公負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必化民

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抗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下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追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

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元祐四年四月七日刊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此碑公手書上石有天一閣藏宋拓本神采飛動而跋筆餘

字曰振以板潤一過水略無違吳然公父子之名訂正者兩字碑中凡仁宗朝廷上字皆空三格不提行碑首標題及撰書篆額結銜并校於此刻之則以考當時之式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
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
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
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卒青宜結關下夏人十數萬寇
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
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 築靈平復決
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磨而去天下曉然知天
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濶如

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
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
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
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
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
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
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

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心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且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踣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救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爲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菴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潦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表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

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實元虞虞眉

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

妣薛氏祖妣聶氏皆封溫國女夫人公始以進士助

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

宗子為後以文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

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

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
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
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
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稱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監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
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漣漣繼

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年
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
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
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栢皆承奉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
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繁議者徒見 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著書讀之於適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

二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制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旣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神毋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
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
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
可失公如麟鳳不執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
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
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
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吏相爲
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景仁傳其略曰呂獻
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遊二公
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
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
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

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
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
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
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
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
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璪妣張氏累世皆不仕
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
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
子三人長曰鑑終龍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葬

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鑑求士可客
者鑑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
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
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
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
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
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
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
爲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

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常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

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今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

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躡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

以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

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
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比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
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
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
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

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
輒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
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禘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
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
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
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
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
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宣帝於昭帝爲孫光

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考漢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官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向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

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賀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

考然議者猶非之陛下既考仁宗又

武之比矣凡稱帝若

於是具列儀禮及漢

翰林侍讀學士出知

人貸不及奏監

所貸悉還陳

石還復為翰林

銀臺司公言

著於所授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
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
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
許詞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
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
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
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
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
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
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
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蔽
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
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
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既福天
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以
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
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

救軾不亡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
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
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 太祖
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
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
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
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
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

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耆老來
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詞不
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
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
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
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援等
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
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
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會合升斗豆

區輔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叅以定黃鍾而劉夙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夙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一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一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

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
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
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二人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
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
修唐書 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
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
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長嘯公也其後兄
子百祿亦使虜虜者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祭書三卷
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一卷刀筆八

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
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于氏封長安
邵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即監
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康主簿
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
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
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
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
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
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

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
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
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
寧新法與王安石巨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
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取名有爲不
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
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品嗟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
忘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辭三詔不起遂
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
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
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細其行
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恙尚
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
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
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
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
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
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也其後軾有所忘
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
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
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
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
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
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
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
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
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
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
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君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
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
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
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
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
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
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類

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
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
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集卷第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大悲閣記一首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

大別方丈銘一首

法雲寺鐘銘一首

召伯埭鐘銘一首

淡軒銘一首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阿彌陀佛頌一首

魚枕冠頌一首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玉石偈一首

地獄變相偈一首

磨衲贊一首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金山長老寶覺師具贊一首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光道人真贊一首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書楞伽經後一首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
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
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
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

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音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且初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永脫煩惱濁惡苦法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獨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大悲閣記一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然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盡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
右手執剗目數飛鷹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一卽足識梯
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然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
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
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
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
大悲之象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
端嚴妙髻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拍彈摩拊千
態心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
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
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
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夫所指其
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
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
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
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攫何暇能應物千手
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
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
三色如含挑大如蒼意茲將官六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
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請官高安

子明以界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徒臨汝過而見之
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
秦方爲塔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
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
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
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
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來之衆
人以具推擲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
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
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莫山川推擲十襲闕精園
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
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墜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
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懽悍柔淑冥愚賢
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一首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
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閉目而未
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
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
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觀大別三門之外大
江方東東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
內一澄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擘如長虹問何爲然
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庵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
作銘詩相其不與與其鼓鐘

法雲寺鐘銘一首并叙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園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
寺成而未有鍾大擅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

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園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一首并叙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

無量知覺大火燒此無明詞戒定以爲道壽成無漏鐘以汝平心息念消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此滿無邊空

淡軒銘一首

以解搏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色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石格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一劑一藥堪施用

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王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
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
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靴此義亦不墮
維摩初不離是說譬言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
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
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迫又能分布一鉢飯
饗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鐵鋒一棗葉
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土
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手誥
應作此觀爲正觀

阿彌陀佛頌一首并敘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
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
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
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旣從
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
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

毋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
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
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
就模範嶢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
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道可無所
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
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閱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
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并叙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
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
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
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
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
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
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
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
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閱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
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
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替偈一首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
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
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
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
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
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

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
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
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旣繁重盲亦
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
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
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
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
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
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

自然真契如磁石鐵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
見母已即無所未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
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
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遣君肝肺涼如水
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
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
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危
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变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鄴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
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言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贊一首并叙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 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
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
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嶠夷西及
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
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

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
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
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
塞一箴孔曾何嶠夷昧谷交趾幽都之云乎當知此
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
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不熱不燥不濕不金此衲不熱五
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惡惟
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匣而藏之見
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
非兩眇而視之蟻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筆線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
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
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心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一首字晏然

海口山觀犀顛鶴有定眼水止秀眉月皎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鑾老真贊一首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錐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

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示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言我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世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

主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輒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軼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軼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駙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云
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
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即須吐出與沙俱
弃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
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
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

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
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
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
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
骨盡出如畫須善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
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
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巳而果
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
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東坡集卷第四



卷之四